



中国高铁将迎来第一次跨省调价,东南沿海高铁的票价从4月21日起将进行调整,多路段根据车次客流状况尝试区间票价。调价之后,宁波至深圳段大部分动车组列车一等座涨幅最高超50%,二等座涨幅16%-20%,同时有少量车次下调票价。沪杭、杭甬段D字头列车二等座涨幅均超10%。

作为国人重要出行工具的高铁,其票价的调整理应广受关注,但事实上却未引起太大反响。若稍加分析,这看似不寻常的背后,却有其内在逻辑。

首先,这次并非全国性的调价,只涉及东南沿海地区,有“小规模试水”的意味;其次,在经济发达地区,人们对价格上涨的敏感度相对较低;再次,虽然最高涨幅超过50%,但毕竟是个别车次,又是一等座,对多数人影响有限;最后,调价和涨价还是有区别,尽管涨价的可能占多数。

即是如此,似乎也不足以解释为何公众如此“宽容”。事实上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,就是高铁的性价比很高,即使调价过后依然如此。与飞机出行相比,高铁的优势是票价低、准点率

高、等候时间短,舒适度也不相上下,而且很多人感觉更安全。同公路出行相比,其速度和价格更呈碾压之势,除了买不到票等客观原因,人们几乎没有理由不选择高铁出行。因此,高铁已成为城市人中短途旅行的首选,其性价比给消费者留下的深刻印象,也使得公众对其“适当涨价”具备了谅解基础。

考虑到目前执行的是国家1997年批复的票价标准,在物价与收入普涨的背景下,高铁票价涨一些似乎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。作为一家政策垄断型企业,虽然应保持公

益性,却也不能只顾其赚取利润以减少负债的合理诉求。性价比持续过高的结果,就是人满为患,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车次上已露出苗头,更意味着上座率的提升将很快迎来天花板,因此未雨绸缪地涨价就成了自然选项。另一方面,这也是企业敢于涨价的重要原因。

此次调价还有一大变化——区间票价,以市场的方式尽可能兼顾到了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。目前铁路票价是“一刀切”,调价后施行的区间票价,使得同一天、同一段的高铁车次出现多档价

格,有的甚至还比过去便宜,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时间冗余度自由选择。于企业而言,更好地促进了消费者的分流,对提高利润率大有裨益。

虽然此次调价有必要性,但对于其“尝到甜头会不会变本加厉”的担心,也绝非多余。譬如,有些人在谈到涨价合理性时,总是习惯于同公路客运作比较,似乎高铁性价比只要保持在略高的水平,想涨多少都可以。事实上,两者有着本质不同:铁路运输是国家投资、垄断经营,虽说不能要求一家持

续亏损的企业总是做奉献,却也不能将其视作一般的市场主体,以利润最大化作唯一目标。更何况,如果高铁对于消费者缺乏太大的吸引力,巨资发展高铁的意义又何在呢?

兼顾经济效益与公益属性,在谋求自身利润的同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贡献,掌握好其中的平衡可谓意义重大。这就要求,涉及国计民生的高铁价格,理应形成更加科学透明的定价机制,使其调价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能得到各方认可,进而找到实现多赢的最大公约数。

诗书满中华

钱文忠



近几个月来,在文化圈里,时常可以听到“两办文件”。这份文件就是今年年初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。

《意见》说: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层、更持久的力量。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理念、智慧、气度、神韵,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。”

文件发布以后,各家电视台在原先的基础上,加大力度,相继推出文化类节目。有的大受欢迎,“叫好又叫座”。东方卫视经过酝酿、准备,整合各方优势资源,调动精干团队,制作了大型文化类益智节目“诗书中华”。第一期已于4月14日晚10时首播,以周播的节奏,先播出十期。

我有幸应东方卫视的邀请,与台湾著名作家、学者张大春先生一起,担任“诗书中华”的点评嘉宾,全程参与节目的录制,亲眼目睹了年轻而专业的团队近乎拼命的忘我投入。比如,第一期的录制,花费了10多个小时,连该期的一半都没有完成。现场极度较真,甚至激烈争执,目的都是为了给观众提供一档严谨灵动的文化节目。

“诗书中华”并非先占潮头的电视文化节目,但是,后发往往可以先进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“诗书中华”汲取了同类节目的经验,重新出发,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有意味的创新。

节目的名字就表明,导演组清楚地意识到诗文不分家正是中国文史之学的传统,在有限的电视时间里,平衡好诗文的比例,诗文兼重,诗文互动,力争全面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平台。这在同

类节目中是首创的。当然,这是编导制作团队的自觉选择,“自讨苦吃”,也意味着他们必须面临艰巨的挑战。

“诗书中华”的定位是“文化类益智节目”。部分是出于节奏的考虑,节目依然采取了竞赛的形式;然而,这不是以胜负为唯一考量和评判标准的竞赛,而是“君子之争”。《论语·八佾》所云“君子无所争”、“其争也君子”看似矛盾,实有深意。节目努力将这种精神予以巧妙而艺术的呈现。

张大春先生手书杜甫诗句“诗是吾家事,人传世上情”,赠予东方卫视。而“诗书中华”节目组的共识正是,诗书既是目的也是路径,所应抵达的正是世上真情的表达。人的养成,诵读诗书固然不可少,诗书传承所成就的家风的涵育,却更为重要。所以,“诗书中华”以“家”为单单位,父子、父女、兄弟、姐妹联袂上阵,展示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风采,参赛者的家风家教受到特别的关注。

最后,但绝不是最小,“诗书中华”作为一档电视节目,追求形式之美、舞台之美、灯光之美,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舞美团队的灵感来自兰亭雅集,桃花流水,曲水流觞,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参加“君子之争”的四十二组家庭,宛如集聚兰亭的四十二位贤人的化身,春服既成,风乎舞雩,陶醉于中华传统诗文之美。

作为“诗书中华”团队的一员,我和大家一样,由衷期望“诗书中华”得到观众们的指教和认可,成为践行“寓教于乐”的有益尝试;通过包括电视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不懈努力,在当下唤醒传统。像使盐溶于水一样,将文化落实为文明,将教育落实为教养。

这些都是我参与这个节目的切身感受。当然,“诗书中华”是否成功地让观众也有同样的感受,最终还是必须由观众来判断。



象形文字,一望而知其然,但往往不知其所以然。知其果不知其因,盖因小学阶段不再“说文解字”之误也。

现时“国学”风行,“精粹”与“沉渣”齐飞。然百年前,章太炎先生在《国学概要》里就说,谈“国学”,不可不区分“汉学”与“宋学”,此其一;不可不“说文解字”,此其二。

以现在的流行用词,可以说宋学“怒怼”汉学,自以正本清源,确立道统。

留居日本时,章太炎先生开讲《说文解字》,座下皆一时俊彦。章太炎先生解释说,“汉学”是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之后,上下搜求“古典”而四处缺书,真真假假,虚虚实实,莫辨真伪,以至于《今文尚书》和《古文尚书》并存,而盗墓派获得的“坟典”,又更在其上更具有权威感。“宋学”则完全落入“儒道”,精细耕作,尊崇圣人,虽颇有发见,但是自为圈栅,而成一统,文化的粗放和交融的边界消失了,中原文明自己画了一个圈,势同水与油,外来文化和文明融入的可能性就少了。

有边读边,无边读形,胡乱猜测,庶几接近。我是广东人,常常读出“错别音”,但不以为耻,也不以为荣。小朋友指出,我即改之,并且加勉。

“怼”这个字,我之前确实不太了解,形声字,上声下形,姑妄读之为“对”。查一下字典,竟然可以如此望文生音,误打误撞读对了。《说文解字》,解释“怼”曰:怼,怨也。释义又说:今与慁音义皆同。但“怼”上有“对”,“针锋相对”“针尖对麦芒”的互不相让,立即就能形象理解,可阐发空间也大。明星之间“怒怼”自然不必说了,非常具有娱乐性,甚至可能是串通的炒作。周瑜打黄盖,玩的捉放曹,各

怼

叶开

有所得。

至于“慁”这个字,上面是“敦”,“敦厚”的“敦”,要怎么才能变成网络流行词呢?有意为之不容易,“望文生义”法不见得能催热。或用来形容“口蜜腹剑”“阳奉阴违”“两面三刀”?

这里现编一句:他慁厚?呵呵了!

诸君或可继续创造,看看“慁”这个字有没有流行潜质。也许头脑风暴一下,运用到某个完全不同的领域,会产生特殊的效果。

现在网络流行字中,“怼”字大热,主要读第三音,更多地是活用为——“反击”,“怒骂”,“吵架”,“互不相让”,“针锋相对”这种类型了。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社会复杂,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,这些事情“真相”如何,亟须权威机构加以澄清。但是,在澄清之前,或者缺乏紧急应对,信息不对称,会造成很多“怒怼”的争吵的升级。

去年希拉里和川普竞选总统,川普很多用语不太客气,还有性别歧视之嫌,但是,很少人用“怼”这个字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竞选总统,事关重大,不容易轻量化,不太方便戏谑,还是回到影星、娱乐人士间比较妥当,或者是民间为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、或美国航母卡文森编队驶入日本海这种国际大事,躲在微信群或者微博里争吵,才比较适用于“怼”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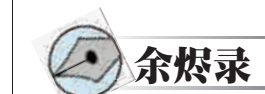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,网络用词常常会“色化”,“怼”这个字,在某些用法里,也很有点意义下滑的倾向。这个,是词义的变化,也可以关注一下,不要在特殊场合使用这个词,听起来就像爆粗口了。

从一个比较正式的原意,慢慢娱乐化,轻量化,去道德化,是网络用词的一种比较惯常的变异途径。

今后,必然会有更多的汉字从字义、词义上,产生渐变或者突变。

当孔雀麻雀都往东南飞

李泓冰



碰到几位来自东北的朋友,都牢骚颇盛,废然长叹:过去说“孔雀东南飞”,现在连“麻雀”都东南飞了!

也是。

当年的“共和国长子”,老工业基地啊!钱学森排除万难刚刚回国,周总理就大有深意安排他先去东北瞧一瞧。在哈军工,陈赓大将问钱学森:“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?”他说:“外国人能干的,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?”一句话让中国走上自主研发火箭、导弹的道路。

那时,不管是“孔雀”还是“麻雀”,是纷纷往东北飞的。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老报人范敬宜,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,吴门画派高徒,上世纪50年代径自去了东北报界,一呆就是33年。他“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、有抵触的同志”的力作——《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“开头”当“过头”》,便是1979年5月13日首发于《辽宁日报》,稳住了不少人的改革心神。

说到普通人,我的父母生于上海长于上海,却到东北工作了半辈子,使我有幸出生在哈军工,又随父母辗转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,身边总有一大群说吴侬软语、喜欢吃大米而不是馒头的爷叔阿姨。上世纪60年代初闹粮荒,江南不少饥饿家庭弃婴于街头,是彼时最有经济实力的东北敞开怀抱,哺育了一大批“上海孤儿”。以后,又有45万知青、兵团战士,和黑土地彼此融入,经过东北朔风磨砺的“黑兄”、“黑姐”,成为星散于全国的社会各界中

坚,光是文学艺术界,就有说相声的姜昆,演话剧的濮存昕,写小说的王小波、张抗抗……

唉,俱往矣。

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百来年,东北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,解放前就是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,1949年后更成了“中国工业摇篮”。然而,现在的东北三省,每年的人口净流出都近200万,走的还都是年轻人,让人心拔凉拔凉的。哦,老人也走了,涌到热气蒸腾的海南,活活打造出“黑龙江省三亚市”……

人走茶凉。人才和资本如今都绑在一起流动。曾听一位企业家庆幸自己从东北来到了上海自贸区,“受不了那边的潜规则”。话音未落,就传来有500多名省人大代表涉案的“辽宁贿选”新闻……

有破才有立,重整东北山河的好消息终是接踵而至。最新的一条,是3月30日,国务院正式印发《中国(辽宁、浙江、河南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)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,七个新设自贸区除了浙江省,其他6地都属东北和中西部地区。兴许,当类似负面清单这样的制度建设能在东北等地复制推广,让市场明规则击碎黑箱潜规则;当中央下决心力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落到实处,东北也会从冷变热的吧。

中国的改革版图,有一个清晰的由南向北梯次推移的脉络。由雄安新区盘活的渤海湾,将成继长三角、珠三角之后新的经济增长极,借势这个“眼”,东北或会走出一局活棋呢!

那时,吴侬软语会不会又在黑土地飘荡呢?